

爱的墓园

冬天，它被冷风吹得端肩缩脖，那疙疙瘩瘩的藤条，就像是僵死的老人一条条外露的青筋。夏天，这枯树又活了过来，捧出一串串翡翠色叶片；这些叶片编织成一把大绿伞，就像姑娘的长长筒裙，一直快拂到了地面。

这棵伞槐究竟有多大的树龄了？这无关紧要。但它有着很高的实用价值。有一天，制革厂的孟老师傅下中班时，赶上了一场雷暴。他忙不迭地跑进这棵伞槐里去躲雨，他“啊”地惊叫了一声，又立刻钻了出来。借着雷暴闪光的一霎，他看见一张漂亮秀气的脸蛋，他究竟在哪部电视剧里见过她，孟老师傅记不清了，反正她是个不无名气的女演员；至于那个男人，当时正好背对着他，孟老师傅没看清他的面孔。他冒雨往家里跑，边跑边骂着自己是“老糊涂”了。

虽说是人老珠黄，孟老师傅凡心并没退尽。他每次下中班经过这棵伞槐时，都情不自禁地向伞槐下扫视两

眼。不看不要紧，一看还真有收获：那姑娘总穿着的那双白皮凉鞋，出自于他们制革厂，他不觉着惊奇；那男人穿着的皮鞋，每次都更换款式。棕色的，米色的，黑色的；带盖儿的，带漏眼儿的，三接头的……他娘的，这小子是鞋店经理的儿子吧！不然怎么会不断更换鞋子穿呢！马科斯夫人伊梅尔达才有200多双皇后鞋，孟老师傅已经在伞槐下发现过18双不同式样的男人皮鞋了；虽说这数字远不及“夫人”鞋数的十分之一，在中国已经是非常可观了。

孟老师傅觉得这是偷艺的最好契机，便常常坐在伞槐对面的长椅上，偷偷画下这些皮鞋的式样，以便带回厂子去，增加厂内皮鞋在市场上的竞争能力。可是他画了几张鞋样之后，发现了一个奇迹：这个男人穿的皮鞋型号有大有小，鞋帮有宽有窄，鞋底有肥有瘦。他娘的，难道这鞋店经理的崽子，多肥多瘦、多宽多窄、多长多短的皮鞋他都能穿？

三问之后，他失去了对皮鞋描样的兴致，开始琢磨躲在伞槐下露出的白皮凉鞋。她是个什么电视剧里的演员？她名儿叫什么来着？孟老师傅暗骂自己记忆力衰

竭得太早，无论如何也回忆不起她叫啥样的一个名儿。

终于有一天，电视屏幕为孟老师傅恢复了记忆功能——电视台重播了神话剧《白蛇传》，他一眼就认出来她就是扮演对爱情忠贞不渝的白娘子——白素贞的演员。他“叭”地一下子把电视关闭了，心里又苦又涩。

“唉！好一个坚贞的白素贞！”

孟老师傅从此绕路而行，躲开伞槐里的另一个舞台……

凹

“这个凹字能成为一篇小说的题目吗？”一个来访的青年人，惊异地看着我写字台上的稿纸说——他是不大不小的M市一个非普通人物的儿子。

“我写的是你们住的那条街。”

“我们那条街？”他有一双大眼睛。一笑，还需出两颗小虎牙的牙尖。

“你想想你们那条街上，有什么凹下去的东西没有？”

他黑亮黑亮的眼睛转悠了一会儿，喜出望外地说：“我猜着了，你是写我们那条马路上的下水道。前两天，由于清洁工人没盖上铁盖儿，夜里摔下去一个行人。那不是个凹洞作的怪吗？”

我默默地望着他——他显得太天真了。

“我爸爸已经严厉地批评了‘环保局’。”他哗啦啦地翻开当天的报纸，指点着说，“你看！他在讲话中指责了凹洞伤人的事儿。你一准是在写这件事情吧？那可是和我爸爸说到一堆儿去了。”

“不！”

“不？”

“摔伤一个人，到医院治疗一下，构不成写小说的题材。”我说，“我写的不是小凹，是大凹，不是伤了一个人，而是伤了许多老百姓的心……”

“那可怪了！‘大凹’……”他认真地思考着，“我们那条街上平平整整，找不出和凹字有关联的东西了。”

“它不在地上，而在空中。”

“空中？空中不是空气吗？”他问。

“我指的是你们！闲街的那排楼房。”我被他刨根问底搞得无路可寻，只好对他直言了，“你们那条街上一水六层高楼，唯独中间凹下去一大块，出了一幢三层楼房。”

“是这件事？”他垂下了随毛几

“据城建局工程师告诉我，有那么一位干部，住在！临街的一个四合院里。他早晨要在院子里散步、打太极拳，怕高楼遮住阳光，下令他那院子旁边，只许起三层楼。有这么回事吗？”

“……”他垂下了头。

“在空中制造了这个凹字，可比在地上清洁工人漏盖阳沟盖地，摔伤一个人要复杂得多了。它不但破坏了城市建爱的和谐美，更重要的是因为他一个人要垄断阳光，少起三层楼，以六个单元门每门少盖三层九套房计算，就要少盖54套房间；每套房间以4口人核算，由于一个凹字，216口人就没了住房权利，这不比用沟凹洞摔伤一个人，问题要大得多吗？”

青年人开始用手绢擦汗了——他很尴尬。

“你怎么了？”

无声。

“你说这该写吗？”

他眼里涌出了泪，但还是点了点头。

“要是你写这篇《凹》，你能从楼房的凹字形，联想到那位干部的心也是凹字形的吗？那么，他心中究竟欠缺点什么呢？”我来回在室内踱步，并对他提出询问。

当我回过头来时，发现那青年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走了。桌子上的稿纸上，留下一圈一圈洇散开来的水纹——那不是水，那是青年人的泪水——可他为什么哭了呢？

这是个谜。

报矿姑娘

半夜里，我被一阵钻进来的冷风吹醒了，睁开眼，淡淡的月光正照在我的脸上。我翻过来掉过去，无论如何也睡不着了，索性就睁着眼，瞧着镰刀似的月牙儿，听着吼叫的风声。我开始想：明天清早，我们将要冒着大风，背上测量仪，离别这走遍了的山岗……回北京去了……

突然，吓了我一跳，像有人在砸庙门：

“通——通——”

我立刻坐起来，屏着气细听着，嘶叫的北风里夹杂着一个女孩子的喊声：

“同志！开门哪！”

“啊！”我一愣，心想：山顶上没半户人家，有谁三更半夜地到这庙里来？我刚想回过身来叫秦队长，老秦早精神抖擞地站起来了。小金、老何……都披着棉袄站起来。老秦披上大衣，就推开阁门往外走，我们紧跟在他后面。老秦粗声问：“谁呀？”

“我……我……快开门吧！”显然是由于冷，答话声都发颤了。

老秦赶忙拉开门栓，“吱啦”一声门开了，从门外

刮进来的沙土，迷了我的眼睛，等我揉过了眼睛，看清庙门前站着个高身量的姑娘。她手里提着一盏小玻璃灯，借着月光，我模糊地看清了她那圆圆的脸。

“啊！”我自言自语地嘟哝出声来，“这倒……挺像青……兰。”

旁边的小金好像听到了我的话，说：“不会是青兰，她住在草屯儿，离这儿30多里呢！……”

简直是出乎意外，那姑娘叫出了我们的名字：

“秦同志，老王……”

我们都愣住了。她把灯笼提到和脸平齐，我才看到那双眼睛。

“啊！”大伙都涌出庙门叫着：

”青——兰！”

……

多么难忘啊！那还是六月天的时候，满山遍野开着紫色的牛耳朵花。我们在草屯山上勘探矿苗，碰见了放羊的青兰小姑娘。她左右摆动着两根小辫子，赤着脚，给我们带路。

“小姑娘，”我看着她踩着石头尖脚，说，“为什

么不穿鞋？把脚扎坏喽！”

她抿嘴一笑，眨着两只大眼睛：“出娘胎，就穿不起鞋，脚都磨出牙来了，专吃石头。俺家摆着两双……不，三双新鞋呢，俺嫌烧脚……”

她那样开朗大方，先问我们姓名，后介绍他们村的合作社，然后介绍自己，介绍她看到的黑石头。

不幸得很，找了半天，只找到一块汉白玉，其他什么也没找到。临走，她噘着嘴：“说真话……这山上有宝贝石头，今天……”她翻着大眼睛，怕我们不相信。

“谢谢你吧！”老秦粗嗓门说。青兰扭头跑了，爬上一棵大榆树“咩咩”地招呼羊群；片刻，她又扭回头来喊我们：

“老秦同志个啥时候还来呀？”

我抢先大声回答：“今年腊月！”

“那一定到俺村住几宿，我准给你们找着宝贝石头……”

……

这面前站的是青兰吗？个儿可高多了。半年没见

，辫子也搭到肩膀了。

一阵北风，噎住了大家的问话。

大伙挤挤搽搽地进了庙堂。小金立刻把桅灯点着，灯苗儿吐着红舌头，屋里顿时亮了。老秦把皮大衣被在青兰身上。我一眼瞧见，她手上还挂着血，不用问，是由于山路难走，风又紧，在山坡上栽了跟头。

大伙也看见了她手上的血，都要给她包扎。小金麻利取出绷带，想给青兰扎上。

青兰说：“没啥……这……”她抿嘴笑着，“给你们把石头拿来咧！”

“眶——唧——”一声，青兰把小布袋往供桌上一放。

多么引人的声音啊！大伙在这一刹那明白了青兰的来意，立刻把桌子围个严实。

“啊？！”小金忘了给青兰包扎，高兴地喊着。“红石头——”

我慌忙把大桅灯提过来，搁在放大镜的旁边。老秦闭着一只眼，刚看不一会儿，嘴角就咧开了：“这……含有……有铁呀！”

“真的？”青兰差点蹦起来。半天，她又撅起小嘴，埋怨地说：“上马兰峪这儿勘察来，连个信儿都不捎，要不是上俺村赶集的告诉俺，明天一早，你们就走咧，我骑千里驹也追不上你们哪！”说完，她绷不住又笑了。

庙堂里乱了，大伙乱问；“在啥地方捡的石头，都标上了没有哇？”

“村长和大伙都商量过啦，出宝贝石头的地方，都做上记号啦。村长说他来，哼！没等天大黑，刚掌灯我就跑来了，临走在他桌子上留个小条儿……”

“啊！真感谢你，青兰！”

“得咧！你们整天睡荒露野的，这道儿才30多里地，只要有矿，300里俺也一口气跑来……”

“行了！”老秦拍拍巴掌，“看小姑娘青兰爬山越岭的，顶着西北风来报矿，咱怕冷吗？”

“不怕！”大伙挑着嗓子喊，小金声音最尖。

“不怕，立刻收拾东西，清早咱要赶到草屯山。”

老秦话音刚落，我们就立刻整理行囊、仪器，不一会儿，就集合好，出了庙门。

风吹起满山头的干树林，“吱啦啦”地响着。我忽

然想起青兰手还没扎药布呢，忙拉住小金追上去，但她一扭身就跑了。

天上的星群都在眨眼张望，大北风“呜呜”地为我们送行。

1953年

并不愉快的故事

—

平原地区，布谷鸟是报春的信号，在山区野花岭第一个传播春天消息的却是那黑灰色的云雀。它来得是那么准确，似乎是：天刚变得水蓝色，淡红色的苹果花刚开它就飞来了，在火似的红云旁边，翻着小巧的身子唱着春曲。

春天——在它的歌声里到来，山野间的小溪变得活泼了，跳动着像银马驹似的从山上流了下来。野雁落

在溪水旁边探长脖子喝了点水，抖动着翅膀准备向塞外飞行。这时，溪水围绕的野花岭上，坡坡洼洼都被春天染绿了；碧草环上的红花、白花、紫花，一直开到苹果园。春天——一切都是积极的，向上的，唯独看管果园的齐东海老头子的脸上，却找不到一点春天的消息。是老头子不喜欢春天吗？不！绝不是。往年一进春三月，苹果花开得像团火似的时候，老头子两条黑白掺杂内眉毛就像鸟翅似的飞了起来。他天天顶着星星就起炕，围着果园转两遭儿，然后蹲到小溪旁边洗个脸，在浓郁的花香里大声地咳嗽两声。当他回到果园的石板房，老婆子一准把粥熬熟了，老头子一喝一个饱。吃过饭后，老头子带上点干粮，一天的心思都浇在这片果木园里，直到太阳落坡才回来。

今年，果树花开得枝连枝朵连朵，要按照一朵花一个果来计算，秋后果子要压颤枝了。尽管今年花开得那么好，每朵花都像朝着他微笑，老头子却连眉毛都不抬了。他脸上老当益壮的红润消失了，脸上爬上细碎网状皱纹，就像一棵红花绿叶的苹果树，突然遭到意外袭击凋谢了似的那么枯干。他改变了每天早起的习惯

，总是等太阳升起有一竿子高，老头子才慢慢从石板房里出来，坐在石板房前一块青石板上颤动着嘴角，像要对谁说话，可是他面前没有人，是一片粉红色的花海。

后山实在太闭塞了，除去看果园的齐东海老头之外，就剩下一户没被批准入社的富农。这户富农叫赵福印，黄连水浇大的齐东海，有什么事也绝不会找人去诉说的。他想找农林牧社主任白长禄谈谈，找社员谈谈，可社主任和社员都住在前山，要想去倾吐一下心里话，还得翻过这条擦着云彩的大山梁。要等主任来到后山，那除非是果熟季节，那些日子他尾随在姑娘身后，捡起每一个被丢下的果子，其他时间，后山这个偏僻的角落，就好像被他遗忘了似地，总也不来。

去年秋天，野花岭农林牧社得了“勤俭办社”的大锦旗，白长禄就更加忙碌了。春节期间，齐东海老头到社办公室拿捆扎果树的草绳，他看见社主任白长禄坐在锦旗下面，诚恳地、耐心地用他那沙哑低沉的声音，说服来办公室借支的社员：“……建设社会主义么！困难就是多，自个儿多想办法克服么！”老头子看看主任是真忙，对他不到后山去不但没有了意见，在老头儿眼

光里：白长禄真是野花岭社员的好当家的。

今年三月，苹果花开的时候，齐东海的老伴喘病复发了，老头子本想找白长禄主任去借支俩钱，抓一服药，可是老头子一想到在过去的年月里，老伴的哮喘病，喘上几天，不吃药也就过去了；再说老头子一定，没人侍候老婆子的病……这么一想，便拖拖拉拉地搁下来了，但是这次老婆子喘上有七八天了也没见好，老头子才开始发起愁来。

他，一连三四天坐在青石板上思索着，徘徊着急。

他一个人孤独地对着果木园说话。

二

这天清晨，齐东海老头刚在石板上坐定，屋里便传出微弱的喊声：

“老头子——”

“咳……咳……”剧烈的喘声咳嗽声过后，又是一

阵微弱的呼喊声，“老头子！你来呀！”

齐东海老头猛然一惊，急忙进了屋来问道：

“怎么！你怕吗？……”

“咳……咳……”老婆子声音小而弱，咳嗽声里夹杂着干喘。她也许是看出老头子着急的脸孔，脸上故意现出一丝干涩的微笑说：“不要紧，你快拿着老药方于抓点药去，我的嗓子眼儿像说不出话来。咳……咳……”她说话的时候，支撑着身子想坐起来，可是气力不支，她只好“忽吃忽吃”地又躺在炕上。

矮矮的老头齐东海，浑身被一层热汗包围了，他伸出枯树皮似的大手摸摸老伴的脑门，脸上霍地变了个颜色，汗珠子顺脸淌下来，他两只手不知在哪儿放才好了。

半天，他说：“剩你一个人行吗？”

老婆子没有回答，只是朝门外摆摆手。

齐东海老头是多么不愿意离开犯喘的老伴啊！但是不离开是不行了，刚才他摸着老伴的脑门烧得像热炭似的，再三心二意地耽误下去，也许会……当老头子想到最坏的念头上，忙着给老伴倒上一碗开水，穿上“登

倒山”的铁钉子鞋出了门。

春天的野花岭显得那么高啊！翠绿的山梁和水蓝水蓝的天像是连在一起。一只野鹰徘徊在天与驼峰之间，只有星星那么大的一个黑点。“可是再高也得爬过去，”被老伴病情占有的齐东海，一边嘟嘟啾啾，一边加快脚步。

本来上山有一条盘山小路，老头子不愿意走这“8”字形弯路，穿过果园直接奔山梁了。这不是路的路上，都是陡壁和峭崖，小石之间长满野酸枣枝和多刺的蒺藜。老头子对这些全不在意，施展出山区农民爬山的本领，穿过崖石，爬上野梨树，虽然他已经是满脸皱纹的老头子，却像猴子般的灵巧，疾鸟般的轻盈。他披着的破棉袄被枣枝划破露出棉花，脸上出现了一道道的血痕。清晨的露水是有毒的，齐东海老头腿腕有些浮肿……“可是这怕什么呢！只要能快些把药抓来！”老头子心想。当他迈上山梁，瞧瞧自己这个打扮，摸摸刮破了的老脸，没有停留一刻，甚至连挂在身上的酸枣枝也没有摘，匆忙地朝社办公室奔去。

他推开社办公室的门，差点和一群社员撞个满怀